

守望乡愁

父亲生平有两大嗜好，一是喝茶，二是抽烟。

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在中国百姓每天为生活而奔波的七件事中，茶虽然排在末位，仍可见茶早已成为百姓的生活必需品。而故乡产茶，再加上父亲爱茶，所以自懂事时开始，便略知茶事。

父亲与茶

◎周华

“扬子江中水，蒙山顶上茶。”还是在孩提时代，就会背这两句诗了。但诗文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一直是一知半解，只隐隐觉得，家乡的茶应该很有名气，不然茶怎么会入诗？茶圣陆羽、宋人文同等又怎么会留下那么多赞誉蒙山茶的诗句？后来，又陆续读到了一些与蒙山茶有关的诗，如白居易的“琴里知闻唯绿水，山中故旧是蒙山。”，陆游的“雪山水作中冷味，蒙顶茶如正焙香。”，刘禹锡的“何况蒙山顾渚春，白泥亦印走风尘。”……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对每天开门就能见到的蒙山有了新期盼，总盼着有一天能和嗜茶如命的父亲去看看蒙山、看看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。

蒙山，全名叫蒙顶山，自古就与蜀中名山峨眉青城齐名，源于女娲曾在此补天，禹夏治水在此祭天，茶祖吴理真在此种茶。由此可见，蒙山因茶而名颇有历史渊源。

知茶并不一定会喝茶，真正学会喝茶，还得益于父亲的耳濡目染。

在故乡，几乎所有的男人们都有一个搪瓷茶缸。茶缸有大有小，但大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。在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茶缸上的图文多以红旗图案、先锋模范字样等为主，内壁上也有共同的特征——一层厚厚的茶垢。父亲的茶缸与众不同的地方，是上面有“康藏公路通车纪念”几个字，那可是父亲珍贵的宝贝，更见证了父亲参与康藏公路建设的那段历史。

每次放假回乡，父亲随身携带的物件中，总会有这个茶缸的身影。茶缸的外壁还是那样光亮如新，只是内壁上那一年比一年厚的茶垢，就像岁月的年轮，记录着父亲所经历的风霜。父亲泡茶很有讲究，茶叶一定要新茶，开水一定要凉到80度左右。每天早晨，父亲总会倒掉陈茶，然后轻轻冲洗茶缸，再小心翼翼地用木勺将茶叶放入缸中。当煤炉上的水壶发出呜呜的鸣叫后，父亲会将大部分开水灌进水瓶，将少许开水留在壶中，随后便开始煮叶子烟。煮烟的工夫，壶中的开水也在自然降温。等到五六支叶子烟成形，也到了父亲泡茶的时候。于是，一股淡淡的茶香，伴着浓烈的叶子烟味，与刚刚苏醒的小院一起迎来了新的一年。

父亲泡的茶很浓，仅茶叶就有半缸。有一次，我试喝了一口后，曾兴奋一天，还一夜无眠。不过对于父亲而言，一缸浓茶一支叶子烟相伴的早晨，那可是最惬意的时刻。用“宁可一日无米，不可一日无茶”来形容父亲与茶，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看到父亲坐在竹椅上悠然自得的样子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茶和烟到底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魅力。

在家茶不离手，到县城则会在茶馆里一坐就是半天。四十多年前的名山城，分布最多的就是茶馆。在一条仅有千米的老东街上，就有好几十家茶馆。大大小小的茶馆几乎都是一个模式，二三十张茶桌与上百把竹椅搭配，燃烧着红彤彤炭火的大炉灶上，几把油光发亮的长嘴铜壶随时都冒着开水的蒸汽。“茶博士”手提茶壶、肩搭毛巾，在茶客们的吆喝声中来回穿梭。茶馆里热气腾腾，上至耄耋老人，下至稚气未脱的青年，面前大多伴着一杯盖碗茶。茶香和着浓浓的烟味，成了老街上最吸引人的味道。入座茶馆后，与众多的茶客一样，父亲一改平时在家喝茶的样子，左手托着茶盏、右手揭盖，用碗盖轻轻拨去浮茶，碧绿的茶汤从盖与碗的缝隙间涌出。一杯茶下肚后，说书的老人粉墨登场，在老人抑扬顿挫的评说中，茶客们被带进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的精彩情节。与大伙儿一样，父亲听到尽兴处时，总会狠狠喝一



乡愁 周文静 摄

口茶，然后报以说书人热烈的掌声。

茶汤的颜色越来越淡，说书人的声音越来越低，“茶博士”手中的铜壶换了一把又一把，但茶客们却兴致不减。趁着茶兴正浓，父亲还从茶馆租来一副长牌，约上几名茶友，开始了坐茶馆的另一道程序——打牌。于是，“天地人和”和吆五喝六的声音，与说书声交织在一起，把茶馆变得像一处大市场。

茶可是好东西，或馨香、或清冽、或苦涩，沉沉浮浮，起起落落，像极了人生。喝茶，喝的是一种心情；品茶，品的是一种境界。而在故乡，喝茶却是乡亲们的好习惯，就像平时吃饭睡觉一般。

茶源自蒙山，蒙山自然也延续着茶的故事。就在乡亲们扩大茶叶种植面积的时候，在与名山山城相距不远的蒙山，一个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也在时光轮回中与世人见面。

带着埋藏在心底的期盼，揣着对茶山的向往，一个炎热的夏天，我和父亲一道走进蒙山、走进了茶的世界。那时的蒙山，旅游刚刚起步，山上还没有建索道，更没有通客车。从山脚的“六根桥”到半山上的禹王宫，再到永兴寺、千佛寺、天梯、天盖寺、古蒙泉、皇茶园、甘露石室、诗词碑林、红军纪念馆、望远亭……一路走来，与众多人文景观相伴的，是那些在雾中若隐若现的茶园。古蒙泉其实就是一口水井，井居于山顶，井水却是大雨不溢不浑，旱年不干不涸。相传，大旱之年只要揭开井盖，蒙山地区就会普降甘露，所以这口井又叫“甘露井”，正因为如此，当地很少发生干旱的情况。更有喜好评茶之人，会以井水沏茶，让茶与水实现完美结合。“皇茶园”距古蒙泉约百米，坐落于蒙顶五峰之间，西汉甘露年间，茶祖吴理真植“灵茗之种”七株于此，从此开启了人工植茶的历史。从唐代开始，人们在此采摘贡茶，宋孝宗淳熙十三年（1186年）正式命名为“皇茶园”。园以石栏围之，正面有双扇石门，两侧有“扬子江中水，蒙山顶上茶”石刻楹联，横额书“皇茶园”三字，后侧有一虎相守。如今，两千多年过去了，当年茶祖种下的七株茶树依旧“不枯不长”。每年清明前夕，当地都会在“皇茶园”举行隆重的“皇茶”采摘仪式，并按古法制作茶叶。随后，“皇茶”经成都至绵阳，与嫫祖故里——盐亭制作的嫫祖云锦“合璧”，再沿国道108线至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，参加黄帝陵公祭活动。

山下夏日炎炎，山上清凉宜人。在浓雾缭绕的蒙顶五峰穿行，弯弯曲曲的石径记录的是历史，青翠欲滴的茶园昭示的是未来。在一块由张爱萍将军题字的“红军碑林”石碑前，父亲注目良久。穿过“红军碑林”，漫步红军路，小歇红军亭，瞻仰红军纪念馆，擦开岁月的面纱，与云雾相伴的是曾经的金戈铁马。长满青苔的石板路，一直通向甘露石室，相传此室为吴理真植茶休憩之所。而绿树掩映、依崖而立的望远亭则是蒙山的尽头。天气晴好的时候，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、暮看晚霞，放眼绵延茶园，回味延续千年的蒙顶茶香。

东街老了，那些老茶馆已经被一株栋拔地而起的高楼湮灭。父亲也老了，他的那个搪瓷茶缸已经伤痕累累。看到渐渐失去光彩的茶缸，母亲出于好心，把父亲的茶缸里里外外擦得锃亮，不想父亲看见后却不高兴了，说茶缸里的茶垢要好多年才有这么厚，洗刷掉就那么几分钟的事，再说，茶垢还能养茶缸呢，没有了茶垢，也就没了喝茶人的那份滋味。喝茶有什么滋味？我不得而知，只知道喝茶可以解渴、养生，还可以慢慢感受茶在口中的层次变化，感知苦尽甘来的惊喜。喝了几十年的茶，用母亲的话说，父亲喝掉的茶叶可能都得用车装了。但即使如此，父亲仍然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的重复着自己的茶事。

茶园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多，布满了家乡的平原浅丘。就连家门口的几块田土，都摇身一变成了茶园。一处处青瓦房点缀其间，那光景就像一幅天然水墨画。家乡的通村路也越修越好，还通了乡村客运。

交通方便了，但父亲上街的次数却越来越少。不过，在家喝茶之余，父亲迷上了摘茶。每年春分刚过，歇息了一冬的茶树开始疯狂的发芽抽枝，引来了四面八方的茶人。父亲更不会闲着，他要趁着春光，为自己准备亲手采摘的明前茶……

天还是那片天，茶还是那种茶。喝着亲手采摘的茶，父亲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，回到了那片茶园环绕的茶山。与他相伴的，除了依偎在山间的茶园，还有一袋上好的绿茶。而那个记录着岁月沧桑的茶缸，则被我和姊妹们保留了下来。

父亲无声无息的走了，带走了他喜欢的茶，也带走了那缕熟悉的茶香。只有那把承载着回忆的竹椅，还在原来的位置默默地陪伴着我们。

赶集

◎杨全富

常听内地朋友们谈起他们赶集的日子，这对于我而言，认为那或许就是上一次县城，逛一次街而已，也就没有太多的去深究。不过，在一次赶集之后，彻底推翻了我的三观。

妻子在临退休之前，被派往绵阳市，管理就读于绵阳普民中学甘孜州籍的高中生。于是，我和妻子从丹巴出发，行程七个多小时，来到了那所学校里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们忙着采购生活必需品，每一天里，游走在超市和学校之间。待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也就有了大把的时间，可以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闲逛。不过，几日来，早已索然无味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在这里已经担任许久的管理员老师告诉我们，除了转商店，可以学学内地的朋友们赶赶集，到集市上走一走。第二日，在这位老师的指引下，我们来到了离学校最近的一座集市——永兴镇。

永兴镇旁，有一条小河，河道宽阔。正是枯水期，因此，河道里只有一条小河在静静地流淌。河岸旁，长满了芦苇。由于正值冬日，芦苇荡里一片雪白的芦花。河面上，一对对绿头鸭和黄鸭正在悠闲的游来游去。有时候，黄鸭将头扎进水里，露出尾羽，双脚在水里急速的划动，从而稳定了身子。还有一些小鸭子，猛地钻入水底，过了一会儿，才从远方露出了头。

走过一段沿河大道，拐了一道弯后，就来到了永兴镇的赶集地。平日里，集市有固定的时间，阳历逢双开市。一年中无论农忙农闲，集市上的四时之景总是车来人往、熙熙攘攘，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。集市上大多是当季的农产品和海鲜类产品交易。集市一分为二，分别向着不同的方向延伸。往右的那条集市称为上市口，入口处较为开阔。而左边的那条集市，入口处地面凹凸不平，雨天时还积有水。因此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右边的集市进入，转上一大圈后，从左边集市下市口的另一个入口进入。上市口集市两旁，有着高低不一的旧屋。这些房屋从外形及破旧的程度上来看，已有些年头，房屋之间的间距大抵在四米左右。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两旁，店铺的招牌都相当陈旧，且多为自己在纸张上用毛笔书写的，也有一些是印刷体。因此，这些店铺上方，就多了许多红红绿绿的纸张，已有了厚厚的一层。而有些店铺，只是在门口的木板上，用粉笔随便写上“衣帽店”、“精修钟表”等店招。店铺内，装潢极其简单，墙壁上，贴着各种颜色的贴纸，有的干脆就刷一道漆。有的地方墙面业已脱落，露出里面暗藏着的红色砖头。店铺大多呈长方形，长长的甬道两旁，挂着各式衣物。顾客在挑选衣物时，如果走马观花，不作停留，大概需要花费几分钟的时间。如果一件一件地选，那需要很长的时间。难怪别人说，赶集不可过多停留。不然，你才转了一两家，集市早已歇了市。

在上市口集市中，主要是以衣物集市为主，其次也有许多卖膏药的地摊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许多游医在这里行医。他们大都穿着颜色早已泛黄的大褂，胸前挂着听诊器，颇有医生的样子。他们的摊位前，都聚集着一大堆人。在牙科医生面前，一位老大爷张大了嘴，“牙医”手里拿着手电筒，照着口腔里的牙齿。看了一会儿，摇着头告诉老大爷，你的牙齿是最廉价的塑料牙齿。因为这种牙齿，使得你嚼什么食物都索然无味，身体健康才会每况愈下。他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如果长此下去，你的寿命都会缩短好几年。如果在这时候，你选择我的这一副烤瓷牙，保准你活到九十九。”躺在藤椅上的老人合上了嘴，一声声地喊道：“换！换！换！”手术就在露天之中进行。“牙医”将一只手塞进患者的口中，迅速的将牙套取了下来，看了看，

走过一段沿河大道，拐了一道弯后，就来到了永兴镇的赶集地。平日里，集市有固定的时间，阳历逢双开市。一年中无论农忙农闲，集市上的四时之景总是车来人往、熙熙攘攘，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。

便现场制作起假牙来。十几分钟时间内，牙齿就制作完毕。再次赤手将制作的牙套塞进病人口中。整个过程无须消毒处理，仿佛面前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而是一头任人摆弄的机器而已。

在一处“眼科”摊位前，十几位老年人挤成一堆。手术台，其实就是一把业已破旧的藤椅，躺着一位睁大了双眼的“病人”。眼科医生翻开老人的眼皮，略微看了看，告诉老人视力不佳是因为老人眼中有了白色的膜所覆盖造成的，应该及早除去为好。在得到患者的允许后，眼科医生随意地拿起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，在没有消毒处理的前提下，直接伸进患者的眼睛里，不断在患者眼皮里狠狠的刮着。不一会儿，剪刀上聚集了一层白色的粘膜。再随手拿起一瓶没有任何标签的药水，直接滴在手术过后的眼睛里，精湛的“医术”赢得在场老人们的欢呼。于是，老年人们争先恐后地躺在那张手术台上。不一会儿，医生面前的那套手术台上，还有诸如跌打损伤、风湿骨痛的摊位，摆放着国家明令禁止的虎骨、鹿角等名贵中药材，不过也都是噱头而已，我想，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。这一条集市上，还有诸如书籍、五金等用品。其中，书籍随意减价，翻开一看，差不多都是盗版的。每一本书纸质质量差，也许是激光扫描的缘故，有些字迹还重叠在一起。不过，你在这里游走，也可以买到许多早已退出市面的物品，买一些回家，当成老物件摆放在客厅显眼的位置，或悬挂在书房的墙壁上，不是更有品味了吗。于是，我在这些摊位里游走了许久，也淘到自己心仪的物件。

这条街上，在一处老宅前我停下了脚步。眼前，一座瓦房的屋檐下，白色的外墙上，还存留有人民公社时期的宣传画。左边的粉墙上写着“昨天，形式犁头高高挂”中间的粉墙上画着一根横梁上，悬挂有一个挂钩，挂钩下吊着一把犁铧。右边的图案上，画着一台拖拉机，上边写着“明天，使用机械化”，下面落着“永兴人民公社”字样。整个宣传画突出了革命公社时期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。如今，这里的民众早已实现了所有的梦想，而这些宣传画还停留在那一个年代里。看着不仅发思古之幽情，不过，更多的还是对现代生活的赞美之情。

从这一条集市出去，拐过几道弯后，就来到下市口集市的另一个入口。在这一条宽约三四米的集市上，种类琳琅满目，各种农产品纷呈，如同博览会一般。新鲜的鸡鸭鱼肉、蔬菜瓜果，由农民自养、自产、自销，不但纯天然无污染，而且因为没有中间环节，薄利多销。那些鲜嫩的韭菜，看着仿佛走进了春天里，鼻尖萦绕着春天的味道，按我们老家的吃法，先将韭菜洗净切成段，再将猪肉肥瘦搭配起来切成丁，台上这嫩绿的韭菜段，正好包成包子用。农家手工制作的地瓜粉条，是纯手工天然食品，吃着安全放心还有劲道，也是必备的干货。热腾腾的熟食摊子看着简陋，但那些食物都是自家制作，刚熟的传统手艺呱呱，到了摊位前谁都想买点尝尝。炸丸子、炸酥肉、炸黄鱼、煎带鱼，放在家里一直可以吃到月底，多少总得来上几大包。白色的豆腐切成了方方正正的小块，也得买上几块。那些嘎嘣脆响的干大枣，吃在嘴里香香甜甜，怎能不买上一些？在回去的时候，我和妻子手中都提着大包小包淘来的货品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这一条集市成为了我每天必去的地方。其实，这也许是我们融入另一个环境时必做的功课之一吧。在这里有着纯朴的民间乡风，氤氲在他们和我们心中的，一定是绽放着幸福温馨的花朵。